

八字豪车代驾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24583240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24583240>.

Rating: [Not Rated](#)
Archive Warning: [Cho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](#)
Category: [M/M](#)
Fandom: [千秋 - 梦溪石 | Thousand Autumns - Mèng Xī Shí](#)
Relationship: [晏沈](#)
Character: [晏无师 沈峤](#)
Stats: Published: 2020-06-07 Words: 7284

八字豪车代驾

by [QichuangZ](#)

晏无师直接伸手去抓对方的手，沈峤下意识格挡，双方过了几招，晏无师却虚晃几招之后抓住他的腰带，直接将人扯到怀里，伸手一扯，腰带应声而落，他将人压在桌案上，居高临下。

晏无师虽不是处处留情之人，但也算阅遍天下美人，此时却因为某人懵里懵懂的一个吻，便像个毛头小子一样急切地拉了人直奔客栈。

可惜沈道长是木头雕的，一心向道，对男女情爱懵懂不知。晏无师深知这人看着柔软，内里却一根硬骨，待人看似温和可欺，实则疏离有礼，不可亵玩。

晏宗主强硬手段与温柔讨好并存，终于让这人开了窍，彻底对他打开心防。如今沈峤自投罗网，只怕能把人连骨子都拆了，吃干抹净，温香软玉在怀，晏无师有的是耐性，一点一点，慢慢把人吃个透。

沈峤被他扣住腰身按在桌上，心下慌乱，足尖勉强点在地上，不由往后蹭了蹭。可惜身后就是桌案，他越往后退，就越被晏无师压了个严实。

晏无师面上带着淡淡笑意，手上却霸道地捏住他的下巴把脸正过来，低头印上一个深吻。唇舌裹挟着不容拒绝的气息撬开齿关，放肆侵袭着口中每一个角落。

一面舌头探入口中搅弄，一面生了薄茧的大手探入衣中缓缓抚摸，沈峤平日里受惯了刀剑相加的皮肉竟也敏感起来。全身好像都落入晏无师掌控之中，沈峤左右难支，气息不稳，被强制着打开双唇迎接着唇舌柔然的入侵，唇角晶莹银丝顺着修长的脖颈缓缓淌下。

喉结滚动间，被迫吞咽着两人的津液，沈峤骨节分明的手无意识地扣住木桌的边缘，无措地瞪大眼睛，也不知在看哪里，双目莹莹，黑如点漆，当真如初生的小鹿般无辜可爱。

感受到身下美人儿呆呆地任他作为，晏无师将甘甜的津液掠夺一空，转而咬住柔顺的下颌轻轻吮吸，满意地在白皙漂亮的颈子上留下斑驳艳红的旖旎吻痕，才暂且稍稍把人放开。

青衣道长乖巧地躺在身下，薄薄的一层道袍被剥了去，露出圆润的肩头和大片光滑的胸膛。褰裤半脱不脱，松松垮垮地挂在胯间，天山堆雪般的玉质肌理上点点绽了几朵红梅，

清瘦腰身向下，柔软布料遮掩下的暧昧曲线深处，诱使人去肆意触碰探索。

分明是能立于武道巅峰的顶尖高手，此刻却如温和无害的小兽，彷徨无依，毫无防备地躺在他身下，等着心怀不轨的某人出手蹂躏。

狭长的眸子微微眯起来，晏无师放任自己尽情欣赏着这无边春色。眼前不食烟火，不动凡心的清隽道长，出尘脱俗之中，偏偏又温软多情，沾染红尘。如无意中落入这三千尘寰的谪仙，心之所向，万死未悔，美而不曾自知，便分外动人。

这世间的美人很多，但只有一个沈峤，让他动容，让他发自内心的喜爱，让他愿意为之让步。

也只有自己，可以看到他这副模样，拥抱他，亲吻他，用欲望染黑他，把无悲无喜的神祇拖入欲海之中，沉沦挣扎。

身下早已叫嚣着对沈峤的渴望，晏无师不再拖沓，径直把人打横抱起来，大步向宽大的床榻走去。沈峤无助地环住晏无师的脖子，低头不语，任由他把自己横放在铺着厚厚软垫的榻上。

晏无师毫不客气地把大半个身体压上去，手掌从容地在沈峤身上游走，肆意感受着肌肤相触传来的滑腻触感，还不忘调戏这脸皮薄得没比鸡蛋壳厚多少的沈道长。粗糙的手掌探进褰裤，在大腿内侧流连，晏无师香了香他白净细腻的侧脸，柔声道：“阿峤，你身上好滑。”

沈峤大窘，双腿不由自主地夹紧，腿心高热的柔腻肌肤裹住整只手掌，只需稍稍抬起指尖，便可轻易地触碰到最私密羞人之处。

晏无师微微一笑，手沿着臀侧移至敏感的腰后来回摩挲，沈峤一震，不由微微挺腰，灵活的指尖便沿着脊柱的凹陷向上摸去。他不安地扭了扭腰，一时之间上也不是下也不是，不禁无措地咬紧了下唇。

沈峤向来端方持正，不沾情欲，连与他人亲密接触的时候都很少，此刻被晏无师肆意抚摸的感觉又火热又陌生，也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只好偏头不语，颊上却满是红晕。不禁暗悔自己一时鬼迷心窍，上了贼床，索性两眼一闭，任他去了。

火热的手在身上摸来摸去，直到下身落入晏无师掌中，沈峤猛地一颤，直如被登徒子调戏了的小姑娘，整个人都不太好了。

大掌将玉茎整个环住，带着薄茧的五指像是对待什么精致的物件般细细摩挲把玩，别有情趣。沈峤被他摸得气息急促，颊上生晕，整个人都烫得不行。

晏无师还不肯放过他，一边摸着，戏谑道：“阿峤，你这里比你的手还要好摸呢。”

沈峤被他调侃得狼狈不堪，掌中玉茎被细细揉搓后却乖巧地立起来，玉雕般的白皙茎体蒙上了一层淡淡粉红色泽，触手又是软中带暖，倒更像羊脂凝成的膏柱，温润滑腻，顶端还渗着两滴透明的清液。

指尖揉了揉囊袋，果然引得身下的道长浑身一阵乱颤，晏无师心情颇为愉悦地将沈峤大腿往外掰开，竟一低头，张唇含住了沈峤下身。

“晏宗主——”

沈峤蓦地睁大了眸子，惊呼一声，慌乱抬起欲要挣扎的上身随着晏无师一记吮吸，又重重跌了回去。

向来只有被服侍的份的晏宗主可从未给人干过此事，只是这人随心所欲惯了，想做便做，

半伏在沈峤胯间，唇舌细细啃噬着被他挑起的欲望。分明应是人身上最污秽之处，却清新干净得不可思议，口感绵软中又极富弹性，含在口中，竟让人泛起淡淡的满足感。

“你……你住……住……”

他想说住手，临来觉得不对，想改说住口，更觉不妥，这么一会犹豫无措的功夫，已被晏无师长驱直入，将领地尽数侵占。

高挺的鼻尖轻蹭着柱体，嗅闻着他独有的干净澄澈气息，晏无师含住顶端，坏心地嘬了嘬，满意地听到沈峤一声啜泣般的低吟。

“晏无师……不……不可……”

性器整个被唾液润湿，湿热的舌沿着沟壑的弧度滑过，蛇一样滑腻地缠上茎体深深吮吸，极致的快感倏然袭上经年禁欲的躯体。沈峤竭力压制着口中断断续续的哼吟，性器却不可自抑地在晏无师口中颤抖着胀大。

胯间湿热的含吮强势又绵长，灭顶的快感源源不断地传上来，沈峤如此纯净寡欲之人，从未经情事，哪里受得了这等刺激。他又是舒爽又是难受，被晏无师按着大腿不得合拢，微红的眼角被逼得渗出泪来，细长五指无力地推拒着晏无师漆黑的发顶，声线软得能化成水：“不要……”

晏无师充耳不闻，湿润的薄唇在茎体上磨蹭亲吻，而后森森贝齿直接在怒张的顶端轻轻咬了一口。

“嗯啊——”

腰后像被人抽了一鞭，柔韧的腰肢猛地弓起，铃口不甘地喷吐出乳白的浊液。释放过后的沈峤剧烈地喘着，茫茫然间眼前一片空白，只能听到自己心跳声如擂鼓般咚咚作响。

他失神地半睁着眼，看着晏无师凑过来，这人邪邪挑起的唇角处还挂着一滴白浊，那是……那是……

“你，你怎能……”

沈峤像是又给人抽了一鞭子，这次是抽在他摇摇欲坠的理智上。视线像被烫到一般，他猛地阖上眼，不敢再看下去。

“躲什么，”晏无师捏住他的下巴凑过来，好笑地打量他，“沈掌教现在想逃，不觉得有点晚了吗？”

沈峤眼睑肉眼可见地颤抖着，死活不敢睁眼，鼻端却能清楚地闻到一股微腥的味道。他又羞又慌，脸红得能滴血，身上烫得把床榻都能融出个大洞来。沈峤努力平复着凌乱的呼吸，暗暗庆幸，还好已经结束了。再这么下去，沈掌教不知自己的道心还能否撑住不崩溃。

他这点心思若是被晏无师知道了，定是要笑出声来。

结束？还早得很呢。

可怜掌教真人清心寡欲，对男女之事尚且所知不多。自己同这姓晏的老流氓同为男子，还以为顶多互相疏解一番便罢，哪知男子之间竟原来还有这许多花样。

晏无师怜爱地伸手捏了捏沈峤滑嫩的脸，暂且放过他，跪直身体。他眼睛一错不错地盯着沈峤，慢条斯理地解开自己的腰带，身上用做伪装的道袍很快被脱下。衣襟敞开，大片光

滑的胸膛肌肉毫不扭捏地袒露出来，流畅却不过分遒劲的肌肉线条性感无比，充满着难以言喻的爆发力，炽热雄浑的气息压得他呼吸都有些困难。

沈峤被他邪异又充满占有欲的眸子紧紧盯着，好像被野兽盯上的猎物，他陡然间竟生出一股想要逃跑的念头。

“在想什么？”心绪翻涌不定间，那人高大的身躯已经压下来，宽阔的臂膀将他整个罩住，无处遁逃。

重新埋在秀气的颈窝间，嗅闻着沈峤身上淡淡的好似松柏一样的香气，晏无师顺着他的手肘摩挲着向下摸去，引着他握上自己的硬烫。沈峤手中被塞了一个又硬又热的物什，眨了眨眼，一时竟没意识到是什么。待他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，白皙的脸颊轰得爆红，登时羞得差点躲到床下去。

把想要逃开的美人儿牢牢压在身下，紧紧抓住纤细却不羸弱的手腕，胯下的凶器在对方手中尽情地释放着热量。

“沈道长是不是也该礼尚往来，为本座疏解一番？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沈峤张口结舌，头上几乎快冒烟了，柔软的唇瓣开开合合，却不知该说什么，看起来实是可怜。

看着沈峤黑曜石般黑白分明的眸子蒙着一层水雾，竟像快被他吓哭了，晏无师下腹便是一紧。

罢了。

初次还是别太过火，把这冰清玉洁的道长吓坏了就不好玩了。

不再继续逗他，安抚地亲了亲颤个不停的嘴唇，晏无师手径直摸向床头暗格。这间厢房装点的十分雅致，床榻也宽敞，想来是专为夫妻准备的上房，果然让他一手就摸到房事中用作润滑的香膏，倒是方便了他。

轻柔地将沈峤两只膝盖竖起，手挤进沈峤臀与床褥之间，享受地握住紧实的臀肉揉捏。圆润臀瓣雪白而饱满，宛如刚出炉的白玉馒头，嫩得能掐出水来。将挺翘双丘捏得白皙透红，留下道道指印，右手一指蘸了厚厚香膏，送到紧闭的粉嫩穴口，轻轻涂抹按压。

沈峤一惊，忙按住那作怪的手。他隐隐觉得不妙，迟疑道：“你，你碰我那里作甚？”

话刚出口，沈峤忽然冥冥觉得此话一出，等待自己的绝不是什么好下场。

晏无师呵呵低笑几声，又故意拿指腹揉了揉合拢的花褶：“好阿峤，你说呢？嗯？”

单纯的沈掌教总算有了点大难临头的觉悟，不由一阵气苦。

果然还是……算了吧……

沈峤心情复杂，脸上红橙黄绿之色跑马灯似的一阵变化，按在晏无师手腕上的修长手指都快抽搐了。晏无师可不会给他犹豫的时间，一手按住沈峤的窄胯，灵活的手指已强势地探了进去。

“嗯……！你，你别……”

一根细长的手指钻进去并不十分吃力，把紧紧闭合的粘膜撑开，干涩的甬道被膏体濡湿，已然阻挡不了来客的侵犯。紧缩的肠壁牢牢含着晏无师的手指，勾挖辗转之间，骨节分明的指节刮过滑嫩敏感的肠肉，引得沈峤阵阵喘息轻颤，不可自抑。

春水指法果然名不虚传，沈掌教与晏宗主在床上不过只过了数招，片刻间便已软作春水，任他肆意施为了。

“不要……不要这样……”

晏无师深知对付这美人道士不能用太过温和的手段，待肠道被充分润泽软化下来便抽出手，托起修长白皙的大腿，将胯下硬烫果断推了进去。

“什么……啊——”沈峤朦胧的泪眼猛地睁大，身体弓起，眼睁睁地看着晏无师慢慢插进他的身体，声音里几乎带了点哭腔。

“阿峤你看……进去了呢。”

“唔嗯……！！”

沈峤双眼蒙着层水雾，水光氤氲一片，不可置信地大睁着，死死盯住两人紧密相连之处。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男子之躯竟也可被行侵入之举，可目之所视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不是错觉，他眼前阵阵发黑，恨不得就此晕过去算了。

怎会……怎会如此……

那厢晏无师得了便宜，还得寸进尺地把他臀托得更高，让沈峤看得更加清楚：“沈掌教果然天资不凡，很容易就把本座吃进去了呢。”

晏无师将自己纳入那朝思暮想之处，舒爽地轻轻叹了口气。原先紧闭的小点已经被全然撑开，硕大的阳物借着脂膏润滑全数没了进去，微微抽动间，穴周一圈粉嫩的媚肉贴在其上，娇柔地随着抽送上下捻动。

晏无师抬头看了沈峤一眼，见他还瞪着一双琉璃般的眸子死死盯着下面，显是被打击的大了。这个于游走生死之际，强敌环绕之中也能风轻云淡，从容不破挥剑对敌的可爱道长，竟因上个床能吓成这样，晏无师不禁又是怜惜，又是好笑。

昔日沈峤眼盲之时，往往双目漆黑而无神，没有焦距，常显得茫然无辜。双目大好之后，顾盼之间却若秋水流转，此刻又被他揉捻搓弄得泪水充盈，波光潋滟，晶莹泪水欲落不落，连纤长眼睫都被水汽打湿成缕，随着主人复杂的内心微微颤动，显得孱弱禁欲之极，却更加引人蹂躏。

“不……不行的……”

沈峤嘴唇微张，湿润的唇瓣微微颤抖着，近乎啜泣地摇着头，晏无师心里暗暗好笑，面上却温柔地诱哄道：“阿峤乖，忍一忍，很快就好了。”

直到晏无师开始前后抽送起来，沈峤倒吸了口凉气，惊恐地抓住他的手臂，更觉自己如风雨中飘摇的浮萍无依无靠，进退无方。

之前强制着挤进去的香膏已经被两人的体温融化，随着晏无师有节奏的抽送动作，不断发出咕啾咕啾的水声，把紧窄的小洞润泽得泥泞不堪。娇嫩的肠壁受了刺激，也开始分泌起滑腻透明的汁水，又被晏无师强硬的挺进占据了体内有限的空间，只能沿着交合的边沿，噗嗤噗嗤地往外四溅溢出。

胸膛平滑的肌肉绷得紧紧的，挺立嫣红的乳尖仿若刀刃上的颤颤巍巍的两粒血珠，随着呼吸微微颤动，勾人得紧。晏无师自然是从善如流的低下头张口含住，直把一颗小小的肉粒吸得充血晶亮，红肿不堪。

“呜……”

沈峤眼角含泪，咬紧牙关强自按捺，还是从齿间呜咽了一声。

沈峤声音好听，平日里待人温柔，软语曼声，如林风徐徐，温润有加。此时带了三分沙哑，因着某个在体内作祟的邪物，语调上扬，便是那欲火中溅入的油星，腾得就让晏无师这把邪火烧的更旺了。

“阿峤，舒服吗？”

“你……你慢点……哈啊……”

沈峤全身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着，他拼命想遏制住自己，却怎么也停不下来。纤细修长的脖颈拼命往后仰着，仿佛这样就能挣脱这要命的入侵，却被晏无师掐住细腰按在胯间，火烫坚硬的凶器进得更深。

“不要……不要这么……深……”

“晏无师……呜……”

细长的眼睛因着舒爽微微眯起来，追求快感的动作更为狂野，不加克制。胯部有力地冲撞着紧实的臀，火热的性器和着湿黏的体液一次次深入销魂至极的甬道，把清淡若仙的道长操弄得浑身颤抖，泣不成声。

“好阿峤，叫声晏郎来听听，如何？”

沈峤也不知道听没听到，兀自含泪摇着头，双手无力地推在他胸前，徒劳地推拒着肆意索取的晏无师，哀哀求饶道：“不要……不要了……”

两人初见之时，晏无师从不信有人能够百折千回，历尽坎坷而不改本心，种种行径迫使沈峤道心崩溃，弃道入魔。他曾在他落魄中挣扎爬起之时再踩上一脚，想看他到底能承受到什么地步才会崩溃。也曾恶意揣度着，那张无悲无喜的脸换做泪流满面，苦苦哀求的时候，是不是会更加好看。

只是没想到若让此人换一种“泪流满面，苦苦哀求”的方式，滋味更是妙上千倍万倍。

阴茎深深捣入娇嫩的穴口，龟头坚硬的棱角狠狠地搔刮着肠壁，沈峤清瘦的腰身被他握在掌中，腿心阵阵痉挛，剧烈的快意一波紧接着一波席卷而上，喘得自己都没脸听。

再高明的身法，再犀利的剑招，在这个人面前，只能不争气地俱化作呻吟喘息，丢盔卸甲，一败涂地。

远山般的眉紧紧蹙着，眉心似痛苦又似愉悦的一点春情惑人无比，勾得人只想更为凶狠的欺负，让他抛去平日的从容，矜持和淡然，在自己身下哭泣求饶，血色的唇溢出更加魅惑的呻吟。

埋在深处的凶物猛然挺动，前面也被抓住揉弄，沈峤口中本就语不成调的喘息化为更破碎的哭泣呻吟，身体因着极度的刺激而紧紧蜷缩起来，修长的双腿早已无意识地紧紧夹在晏无师腰间。挺翘的臀被抬离床褥，颤抖着迎接一次比一次凶狠的撞击。

陌生而狂乱的春潮淹没了沈峤的神智，平日的从容全数被抛诸脑后，欲望已到了极限，下身晏无师手中肿胀不堪，叫嚣着释放。

“啊啊啊——”

饱胀的茎体正喷薄欲出，晏无师在其上轻轻揉搓着的手倏地一紧，拇指狠狠按住顶端，亟待爆发的欲望被堵住，精液瞬间逆流，极度尖锐的痛苦和快感在体内横冲直撞，逼得沈峤

崩溃地仰头叫出声，泪水疯狂地淌下眼尾，“不要啊啊啊……”

“让我……哈啊……让我……”后面那个字眼无论如何也吐不出来，沈峤拼命摇着头，感觉自己要被他从里面弄坏了。

“阿峤乖，这次用后面好不好？”语气温柔得能滴出水来，可哪里有沈峤选择余地？

“真的……不要了……”颜色浅淡的茎体憋得淡粉，宛若被烈酒蒸腾过，连带着整个身躯都蒙上一层艳粉色泽。沈峤不住抽噎着，汗湿的身子再也没有力气挣扎，瘫软在床上，任由晏无师抱住操弄。

“晏无师……晏……无师……”

“阿峤乖，叫晏郎。叫得我高兴了，就放过你，好不好？”晏无师收了撻动玉茎的手，半抱起沈峤的臀，硕大的性器抵在极深处最敏感的一点小幅度地顶刺戳弄，故意刺激后面，似乎非要看沈峤被他操射。

“不……呜……放开我……我要，睡觉……”

可能是刚才被欺负得太惨，玉茎憋得生疼，无论如何都有一层桎梏，任是沈峤哭得再惨也射不出来。晏无师终于无奈地伸出手揉了揉小球，再轻轻一捏，沈峤终于啜泣一声，猛地激射而出，体液把晏无师小腹弄湿了一片。

高潮中的身体后穴也猛然绞紧，肠肉抽搐一般紧紧吸住来犯的阳物，箍得人头皮发麻。晏无师微微咬牙，紧实的腹肌上汗水与精液交融，腰上动作却不停，兀自狠心开拓着想要收紧的层层肠肉，直插到最深。

沈峤濒死一般哭叫着，体内和腰腹阵阵痉挛，前面又跟着潺潺流水，透明的清液顺着柱体直往下流。激烈到把他撞碎的冲撞猛然停顿，压在上方的男人低低发出一声舒爽的叹息，一股热流瞬间在体内爆发，挟着能把人烫伤的炙热温度激射向最深处。

晏无师微微仰首阖眸，汗湿的碎发贴在额边，脸上带着一点餍足意味，看起来性感至极。他低头一瞧，只见沈峤满面潮红，红唇微微张着，白皙粘湿的胸膛还在不住微微起伏。长长的睫毛垂落，头也微微歪在一边。

简而言之，断片了。

晏无师不禁摇头轻笑：“怎么内力尽复之后，还是这么不禁玩……”

轻纱帘子垂落在地，随着床榻晃动的节奏微微颤动，遮去了床榻上放纵交缠着的肢体，却仍有低沉的喘息和掩盖不住的丝丝春意，透过洁白的丝幔往外逸散。

沈峤昏昏沉沉的，过载的快感让他承受不住，竟是陷入了短暂的昏迷。意识渐渐清醒，惊觉自己趴在榻上，身下垫了厚厚的枕褥，双股翘起，竟还被人从身后不断顶弄着。

“醒了，”晏无师轻呵一声，“再不醒，我就要想些别的法子了，毕竟本座可没有奸尸的爱好。”

“你——”沈峤神智回归，一时羞恼交加，刚要反驳，谁知张口就是一声酥媚入骨的呻吟。身后菊穴已然被肉到松软，又红又肿，正软软半含着坚硬如铁的阳物，吞吐不停。双股正中间，湿滑的肠液被捣进捣出，润湿了穴口的一圈红肉，又顺着雪白的大腿根淅淅沥沥地往下流，把身下垫的软褥都弄得一塌糊涂。

人一醒，体内的欲望仿佛也跟着尽数苏醒过来，沈峤只觉体内深处又酸又麻，甚至让他想扭动腰肢，让龟头更粗鲁地顶刺戳弄。还来不及觉得羞耻，忽然被人握住胯骨，翻转过身体。

晏无师有力的手臂拉起他，靠坐在床头前，让人面对着自己，跪在他大腿上方。晏无师一手托着他的臀，一手掐着他的腰，胯间那物自下而上破开层层叠叠的软肉，长驱直入。

沈峤整个人早就软得支不住了，腰被晏无师的手臂撑住，几乎是像根煮熟的面条挂在他身上。晏无师进得很深，体内酥麻酸胀的一点被狠狠捣弄，沈峤小声呜咽着，臀上腰间，尽是被捏出的青青紫紫的手指印，衬在白嫩细滑的皮肉上，越发显得淫靡不堪。

发软的膝盖强撑着，哆哆嗦嗦地想要跪直身体，却被晏无师掰开饱满的臀瓣，按住胯骨深深往下一按，性器严丝合缝地嵌进了穴口。富有弹性的肠壁立马迎上来，热乎乎地裹吸住硕大的硬物，像有生命一样贪婪地往里吮吸。沈峤抽泣不止，喘息凌乱得不成样子，只能有气无力地抱着晏无师的背，又被按坐在大腿上狠狠颠了一顿。

晏无师兴致勃勃地把人翻来覆去做了好几次，还不满足，他技术高超，体力也好得不行，沈峤实在被他折腾得够呛。

不过晕了又醒一次，倒是承受能力强些了，虽然哭得惨了些，好歹没丢脸地再被做晕过去。

晏无师的精力旺盛得仿佛没有尽头，沈峤却实在受不了了，他嘴里颠三倒四，断断续续地喊着不要，也不知道哭着向晏无师求饶了多少次。

晏无师却不肯轻易放过他：“叫不叫晏郎？”

沈峤泪流满面，意识早就被他干到不再清晰，终于语无伦次地喃喃道：“晏郎……不要了……”

“晏郎，啊——”

沈峤沙哑地哭叫着，到最后几乎是被干得神智全无，在晏无师蛮不讲理的胁迫下，只会流着泪，嘴里反反复复地叫着晏郎，浑身战栗地承受着晏无师无休止的肉弄。

将狂风暴雨般的欲望全数灌注给身下的美人，看着他也被欲望所控，狼狈失态泪流满面的样子，最后像玩累了的婴孩，乖巧地沉沉睡去。

晏无师静静地凝视着他，脸色是从未有过的柔和。沈峤睡着的模样纯净安详，呼吸平顺悠长，长睫像蝴蝶休憩时合拢的翅膀般低垂着，轻蹙的眉间带着一点平日难得一见的脆弱，令人心动。

曾经恶意地想看这个人一蹶不振，变得愤世嫉俗，此刻却只想就这样看着他，仿佛永远不变的温柔模样。

晏无师不得不承认，这颗游戏人间，自私凉薄的心，早已被这个人牢牢占据了如此重的分量。

哪怕他并不认同沈峤的道。

又或许，自己内心深处何尝不是也珍视沈峤这份纯洁剔透的性情，所以才会对他特别，才会想看这份性情是不是真的如此纯净而坚定，纵使历经重重风雨，也绝不改变。

他终于明白，沈峤就是如此拥有着琉璃的通透和磐石的坚韧，不像玻璃般易碎，也不是最起眼，最值钱的那一个。

却足以让他对满屋的金银珠宝视而不见，兜兜转转，淘尽沙砾，他终于能够伸出手，拾起他最珍重的宝贝。

相思何从起，山河日月中。

END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